

# 导论



勒赛克尔



## 让 - 雅克·卢梭 生平与著作

卢梭始终拒绝与现存政权作任何哪怕是表面上的妥协。

——卡尔·马克思《致施韦泽的信》，1865年1月24日

### 一个平民

1750年，正当第三等级中最进步的一部分人聚集力量准备向旧制度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让 - 雅克·卢梭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伟大的著作，它们在整个思想领域内（哲学、自然科学、史学、伦理学、法学等）开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天主教为主要思想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1749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狄德罗的《关于盲人的书简》问世。同年，布丰的《博物学》第1卷出版。1750年，《百科全书纲要》发表。1751年，《百科全书》第1卷及达朗伯的《百科全书 前言》问世。同时发表的还有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

在这些标志着18世纪的大转折的年份里，文人的著述大都变得富于战斗性，至少那些最杰出的著作是这样的。那些著述表达了整个第三等级的各种要求。第三等级的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他们要奋起反抗封建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允许一小撮寄生虫靠榨取人民的血汗生活，同时却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的统

## 一 进程。<sup>①</sup>

在 18 世纪 50 年代，第三等级中最进步的阶层开始起来反抗专制制度，反抗封建贵族，反抗教会这个压制一切新思想的主要堡垒。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爆发。

然而，第三等级并非一个匀质的社会阶层。

构成人口大部分的小农群众，背负着封建赋役和国王课税的全部重担。而大资产阶级则是包税人，他们从专制政体的税收制度中获利，也靠压榨人民生活。

在农村，受村社传统法规束缚的贫苦农民，与那些用资本主义方法经营土地的大农场主境遇迥然不同。他们在田间劳作之余，还要受商人的剥削：商人们将原材料分配给他们，他们则在家里为商人们干活。

在城市，小手工业者敌不过手工工场的竞争。每逢歉收之年，大批的城市贫民因饥饿而死，而粮食投机商则大发横财。

这些利益的对立在尚未导致大革命时代的暴力冲突之前，就已经在各种学说中反映出来了。

最高法院法官孟德斯鸠，出身贵族，本人就是封建大地主，与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著作中企图把封建制度与资产阶级的愿望调和起来。

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则比较激进，代表着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坚决地与旧制度作斗争。伏尔泰本人和爱尔维修、霍尔巴赫都是金融家和资本家。

他们的纲领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力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哲学上，他们中有些人最终走向唯物主义。他们认为，人类借助科学能够发现事物的本质，促进文明，保障他们的世俗幸福，并相信

<sup>①</sup> 更详细的情况，参见《百科全书文选》，人民经典丛书，巴黎，社会出版社，1952年。关于这个历史时期，可参见阿尔贝·索布尔《旧制度末期的法兰西》，巴黎，高等教育出版公司，1960年。

人类的进步势不可挡。但是在政治上，尽管他们为了反对专制制度，有时会对民主的观念表示支持（见《百科全书》中狄德罗撰写的条目“政治权威”<sup>①</sup>），却不能把他们看作民主主义者。他们宽厚仁慈，希望能够保障人民幸福，但这不应是人民这些“没有智慧、没有理性”（霍尔巴赫语）的下等人自己的事。身为资产者，他们对这些不安分守己的群氓是怀着戒心的，他们认为建立理性王国是少数几个明智之士的职责。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理性王国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sup>②</sup>。世袭贵族不得被金钱贵族所取代，而进步只能靠对人民群众的剥削来获得。小资产阶级虽然能与大资产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旧制度，却毫无理由去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使他们自己破产和被剥夺。他们没有从封建剥削中得到任何利益，受旧制度之害更深，因此，他们很容易接受民主思想。

但是，小资产阶级提不出有价值的经济纲领，他们牢牢抓住历史注定要其灭亡的小私有制不放。他们实际上能用什么代替旧制度呢？他们的愿望以空想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建立一个平等的王国，其中所有公民都是小业主。这种梦想与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相悖，他们只能徒唤奈何。他们确实从进步的历程中看到了一种倒退，那正是他们自己的倒退。他们用疑虑的目光看待科学这种进步的武器的发展，对理性这种科学的武器也不能完全予以信任。<sup>③</sup>

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确立卢梭这部著作的地位：他向小资产阶级大众提供了思想体系。与百科全书派相比，卢梭表现得更加激进，同时又更加谨小慎微。虽然他在政治上要坚定得多，深刻

狄德罗：《文选》，第2卷，人民经典丛书，巴黎，社会出版社，1950年，164页。

② 恩格斯：《反社林论》，巴黎，社会出版社，1950年，50页。

③ 为了使这个关于第三等级思想倾向的简短概述更为完整，应该谈到那些表达最贫困阶层的愿望的空想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已含有共产主义学说的成分。最值得注意的是摩莱里。参见《自然法典》，人民经典丛书，巴黎，社会出版社，1953年。

得多，但在哲学领域里却远远落在百科全书派中最进步人士的后面。这是他的著作中内在的深刻矛盾。个中缘由，并不是他天资不足，而是他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本身就处于矛盾的境地。

## 成长时期(1712—1750)

1712年，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但如果仅把他看成一个日内瓦人，只为日内瓦人写作，就不免会曲解他的著作，并低估其影响。

卢梭属于法国，这主要地不是因为他是16世纪法国新教难民的后代，而是因为他受到的是道地的法国教育，并在法国的文学、思想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他的日内瓦渊源又对他的著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他出生于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家庭，也就是说，出生于一种比天主教更注重个人、更具理性而且更庄重朴素的宗教氛围中（宗教改革，根据马克思的见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更重要的是，日内瓦是一个共和国。卢梭虽然后来身为法国国王的臣民，却毕生为自己出生于共和制度下而感到自豪，而他平生所拥有的唯一称号就是“日内瓦公民”。至于这个共和政体实际上只是一个富人的寡头政治集团，所有权力属于一个25个人的小议会这一情况，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天生的共和主义者”这一事实，有助于卢梭意识到他在当时的法国中的新颖独特之处。

他的父亲是一位钟表匠，他的家庭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卢梭没有认为自己出身赤贫阶层。他在《忏悔录》中告诉我们，他出生于“一个习俗不同于民众的家庭”<sup>①</sup>。不过，他本人很快就被托付给民众，融合到民众之中。

他父亲富有浪漫精神，是个变化无常的人。父亲一边修理钟

<sup>①</sup> 卢梭：《忏悔录》，七星版第2章，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59年，61页。

表，一边让 7 岁的让 - 雅克读感伤小说，但也让他读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此书自 16 世纪以来成了所有共和主义者培养公民责任感的教科书。父亲在一场诉讼之后离开了日内瓦，从此不再照管让 - 雅克这个一出世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

让 - 雅克在朗贝西埃牧师家寄居了两年，并开始学习拉丁文。这也许是他仅有的在别人指导下进行的正规学习。后来，他被送去学手艺，跟一个雕刻匠待了两年。在那个时代，学徒的境遇是最凄惨的。<sup>①</sup> 让 - 雅克常常挨打受辱，他用孩子的办法来自卫，如撒谎、偷东西。在一个晴朗的天气里，他逃了出来，过了 13 年的流浪生活，什么活儿都干过，备受磨难。他成为一位年轻女人华伦夫人的被保护人，后来又成了她的情夫。这个女人是个没有道德准则的冒险家。似乎是为形势所迫，他皈依了天主教。他当过仆从；他教授音乐，虽然那时还只是个门外汉。他跟随在华伦夫人左右，先是在阿讷西，后来在尚贝里。其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通过自学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学业。

1740 年，他在里昂做了德·马布利先生家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这位马布利先生是哲学家孔狄亚克和加布里埃尔·马布利的兄弟。之后，他揣着一份乐谱草稿来到巴黎，指望依靠它获得成功。但是，乐谱交给科学院后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他结识了与他同样无名的年轻作家狄德罗，并被介绍进了沙龙，主要是金融家萨米埃尔·贝尔纳的女儿杜潘夫人的沙龙。由于一直在教授音乐，最终他竟然学会了音乐，并写出了一部歌剧《风流诗神》。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维持他的生计。再度陷入困境后，他接受了驻威尼斯大使秘书的职位并为其服务了一年半。就是在此时，他开始对政治问题发生兴趣，构想了他的《政治制度论》的最初框架，但这本书他只是写出了绪论部分，即《社会契约论》。后来他与大使发生不和，遂回到巴黎，此后便一直定居在这里。

① 让·布律阿：《法国工人运动史》，第 1 卷，巴黎，社会出版社，1952 年，72 页。

一开始，他以音乐家和剧作家的面貌出现，与伏尔泰共同创作了一部歌剧《拉米尔的庆祝会》，同时还担任了杜潘夫人的女婿弗朗科依先生的秘书。此时，他与一字不识的客栈女佣泰蕾丝·勒瓦瑟同居，他们后来一共生了五个孩子，这些孩子一个一个地都被他送入育婴堂。

他在哲学家中间广交朋友。除了狄德罗和孔狄亚克这两位至交外，他还结识了出身于金融家家庭的埃皮奈夫人，后来又结交了格里姆。

1749年夏天，狄德罗被囚禁在樊尚的城堡主塔中。卢梭徒步去樊尚看他，准备与他共度一个下午。就在此时，卢梭读了一份《法兰西信使报》，碰巧看到了第戎学院一道征文竞赛题：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败坏风俗，还是纯化风俗？

一读到这个题目，我就像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也变成了另一个人。<sup>①</sup>

在准备获取名望的时候，卢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多数评论家都在揭露卢梭身上的各种弱点和缺陷。他们指责说：他反复无常，摇摆不定（如先从新教改宗天主教，复又从天主教皈依新教）；他与不时给他资助的华伦夫人关系暧昧（一边称她妈妈，一边又做她的情夫，有段时间还与花匠克罗德·阿奈共同占有她）；尤其是他抛弃自己的孩子，这是这位教育学论著作者的令人难以容忍的罪过。

最宽容的或最恶毒的评论家把所有这些弱点和缺陷归咎于他的神经疾患。说“他是个疯子”，这是贬损一位最伟大的民主思想鼓动者的最佳手段。

所有这些批评并不全错，让-雅克一生中是患了一种影响神

<sup>①</sup> 《忏悔录》第8章,351页。

经系统的疾病，但只是到老年才出现精神失常的症状，仅仅是间歇发作，而且大多是在遭到迫害时才发作。把写出了像《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及《社会契约论》这些思路清晰的著作的作者说成疯子，这是愚蠢的恶意中伤。

确实，卢梭年轻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生活漂泊不定、放荡不羁的人，但要想到这是在一个无人教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而这个孩子很小就受到社会的压迫。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很有可能穷困潦倒一生的青年，却成功地自我养成了如此坚强的个性。我们不会原谅弃婴行为，但也不应该用当今的观念来评判这件事。弃婴在18世纪是一种风气，连贵族也这样做。达朗伯就是汤森夫人的儿子，被丢弃在教堂的门廊里，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泰蕾丝·勒瓦瑟全家的生活都要靠卢梭一人负担，他经济非常拮据，因此他像许多人一样抛弃孩子，其理由要比汤森夫人充分得多。卢梭的弃婴行为之所以显得很严重，是因为他后来试图用一种新伦理来抵制贵族的伦理。不过在抛弃孩子时，他还不曾想到这个问题。到了晚年，他似乎也为这种行为深感内疚；此时的卢梭显得像是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一个罪人。

至于所谓的反复无常，其实完全是他的荣耀。他是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受不了任何束缚。他受到的压迫比其他一切都重，当有人侵犯他的自由时，他便愤然出走，故而他的生活总是漂泊不定。他宁愿受穷、历险，也不愿过经过粉饰的奴役生活。在他身上最深的莫过于对自由的热爱。他希望充分保持自己的个性，即享受生活自由、情感自由、思想自由。如果他认定了一条对人类有用的真理，他就会坚持到底，哪怕为此牺牲财富、职业乃至个人的安全。即使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样看，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

在他看来，他的流浪生活是其同时代作家所没有的特殊经历。

在颠沛流离之际，他感受到了民众的苦难，<sup>①</sup> 他亲身体会了依靠他人施舍过活的屈辱。

他学会了爱人民，在他们中间，他永远感到亲切适宜。

与此同时，这个由艰苦生活磨炼所造就的人，找到了通过自我的努力获得高尚文化修养的方法。的确，他的学识不如狄德罗那样广博，因为狄德罗在科学上的钻研要深得多；但是卢梭同样有一颗百科全书般的头脑，他的著作题材广泛、写作体裁多样即可证明这一点。他的作品涉及音乐、戏剧、诗歌、化学、植物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法律、教育学、小说等。他的这些学问都不是从学校得来的。他没有受过学校的训练，他是一个自学者，且智力出众，能得心应手地运用所学知识，并习惯于对各种思想进行评判。

这就是 1741 年出现在巴黎沙龙里的那个卢梭。可以肯定，他是在年轻人雄心的驱使下去那里的。巴黎是当时的文化首都，而且正是巴黎的沙龙在制造人的声望。一个平民出身的作家和艺术家，如果没有沙龙的大力推荐，就没有任何成名的希望。只有在那里，有才华的作家才能遇上为其提供生活来源的有钱的资助者，才能碰上热情好客且富有影响力的贵妇人。不少人，如马尔蒙泰尔、格里姆，还有后来的博马舍，都是在沙龙里发迹的。让 - 雅克为何没能这样呢？他以前对巴黎沙龙的贵族并不抱任何偏见，在他青年时代的著作中也找不到对沙龙显贵们心存敌意的迹象。

然而，自从和那些沙龙显贵接触之后，卢梭便开始憎恶他们了，他的那种“病态的敏感”也逐渐养成了。他对贵族阶层日益增长的敌意，肯定与他的个性有很大关系。一个人要想在沙龙里引人注目，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的素质，如举止从容得体，说话妙语连珠，在讨论重大问题时能够举重若轻，机智风趣等。卢梭却生性腼腆，不够灵敏，不擅言辞，只会在僻静处独自写作，而且在争论问题

<sup>①</sup> 参见《忏悔录》第 4 章中的那个关于一个农民怕被征税而把火腿藏起来的故事，163—164 页。

时过于严肃，爱钻牛角尖。总之，人在沙龙时应该像伏尔泰，可他就是让-雅克·卢梭。但深层的原因仍在阶级地位方面。贵族和大资产者在沙龙中骄奢淫逸的生活是以人民的贫困难为代价的，而卢梭觉得自己就是人民的代表。霍尔巴赫男爵有一天问卢梭为什么对他这样冷漠，卢梭答道：“您太有钱了。”<sup>①</sup> 这些富人都缺乏良心，虚伪做作。

在人民中间，强烈的激情只是时而表露出来，常常表露出来的是自然的情感；而在上层社会，这种感情完全被窒息了，向来只有披着情感伪装的利益或虚荣心在大行其道。<sup>②</sup>

换了别人就可能要卑躬屈膝、曲意逢迎了，而卢梭的天性就在于他要挺直身子做人。人们想把他造就成沙龙人物，造就成一个小伏尔泰，可是办不到！他就是要做让-雅克·卢梭，一个日内瓦公民。这个社会为某些人带来了荣华富贵，为大多数人带来了苦难，并为一切都带来了不幸，卢梭要揭露的就是这一真相。

### 学说的酝酿（1750—1762）

《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在第戎学院获奖后，立即引起巨大轰动。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笔战。许多作家，包括波兰国王斯达尼斯拉斯，都参与进来与卢梭辩论。卢梭积极抗辩，争论一直延续到第二篇论文的发表。卢梭的论敌企图使他名誉扫地，他们以马尔蒙泰尔和莫尔莱的《回忆录》为凭，断言他的论点受到狄德罗的启发。据称，卢梭曾将应征第戎学院的论文提纲交给他的这位

《忏悔录》第8章，371页。

② 《忏悔录》第4章，147页。

朋友看过，他在其中承认科学与艺术的确能纯化风俗。喜欢研究奇谈异论的狄德罗读后告诉他，此论断过于平庸，当标新立异，并即兴提出了一些富有才智的论点，让卢梭去展开论述。这些流言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且它不仅侮辱了卢梭，也侮辱了狄德罗，把他们两人都说成是沽名钓誉的江湖骗子。他俩为了热爱真理作出了大量的个人牺牲，理应得到另一种名誉。认为卢梭会把他的整个一生押在一个朋友提出的奇谈异论上，这实在是一种毫无道理的猜想。狄德罗从未肯定过马尔蒙泰尔的说法，相反，他在《驳论人》一书》一文中明确地说：

卢梭做了他应当做的事情，因为他就是他；而我什么也没做，或者说我做的是另外一件事，因为我就是我。<sup>①</sup>

狄德罗在《塞内卡传》一书中的下述说法看来不会假。当卢梭说出他要参加征文竞赛的意图后，狄德罗鼓励道：“不要犹豫，你肯定能独树一帜的。”<sup>②</sup>狄德罗实际上已揣摩到卢梭对征文竞赛的应答内容，他对卢梭的思想倾向是了解的。

这是卢梭的第一篇论文，它使卢梭一举成名；不过，这还不是他的代表作。没有文人的虚荣心的卢梭自以为这是他最差的著作之一：

在出自我笔下的所有作品中，这篇文章说服力最弱，文句也最缺乏和谐和匀称。<sup>③</sup>

这只是一篇辞藻考究的道德说教文章，但它的意义却至关重要

《狄德罗全集》(阿塞扎·图尔诺编)第2卷,285页。

② 《狄德罗全集》(阿塞扎·图尔诺编)第3卷,98页。

③ 《忏悔录》第8章,352页。

要，因为卢梭的全部学说的萌芽都已包孕其中。

卢梭断言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使道德沦丧，这种观点与哲学家们普遍所持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sup>①</sup>当时，《百科全书纲要》正在对科学高唱颂歌，认为科学必能按照理性的要求来重建社会。可是卢梭却偏偏看出，艺术与科学越是发展，社会在智性方面越是显得灿烂辉煌，世风就越是江河日下，人民大众就越是不幸。这些论断与百科全书派的思想相去甚远，而且，由于这些论断仍然只具有伦理道德性质，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大量的基督教语汇。这大概就是卢梭在第戎学院获奖的原因。但在随后的笔战中，卢梭第一篇论文中尚未阐明的有关社会方面的内容就逐渐明朗起来了，这在他的《致波兰国王的信》中表现尤为突出。在这封信里，卢梭指出：文化是为腐化堕落的贵族服务的，贵族的奢华是建立在民众的苦难上面的，一些人富裕造成了另一些人的穷困。在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未有人提出过这一看法。这里，卢梭批判的不仅是封建社会，而且是一切以财富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

从此他便找到了他的道路。他没有立即与这些哲学家断绝往来，因为使他与他们分道扬镳的冲突尚处在潜伏状态。达朗伯在《百科全书 前言》中格里姆在《文学书信集》中对他的这篇论文

但是应该考虑各种思想倾向的差异。安托万·亚当在其《卢梭与狄德罗》（载于《人文科学杂志》，1949年1—3月号，21—34页）一文中指出，在百科全书派中，当时最接近卢梭的是狄德罗和格里姆。关于这个问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观点是相同的。狄德罗在《百科全书》“农业”条目中宣称：“一旦征服的思想扩大了社会的领域，并产生了奢侈、商业及民族的伟大和邪恶的所有其他表征……”把“伟大”与“邪恶”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可能是自卢梭开始的。同样，在“立法者”条目中，狄德罗称赞秘鲁的法律建立了“财产共有制，从而削弱了一切邪恶的源泉私有制思想”。人们可能以为这是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一段摘录。因此亚当先生有理由认为，卢梭在写第一篇论文和第二篇论文的时期，针对的哲学家是伏尔泰一派而不是他的朋友狄德罗与格里姆。不过，这里已经埋下了后来不和的萌芽；因为在狄德罗和格里姆看来，虽然社会存在一些坏的东西，那也是不可避免地来自自然法，应当把进步当作一个整体来接受。在“奢侈”条目中，奢侈被阐述为虽然腐化了社会，却是必需的。

都只限于提出善意的批评。卢梭仍在为《百科全书》撰稿，编写了有关音乐的那些条目。1755年他又提供了《论政治经济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的论证更加深入，并从伦理道德方面转向了政治方面。他与狄德罗仍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说明狄德罗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狄德罗和卢梭一样，也是个小资产者，也曾长期过着波希米亚式的文人生活。

但是卢梭渐渐远离了沙龙。他开始了他的“精神改造”，决心像一个小手工业者一样独立自主地生活。这位大文豪得靠抄乐谱来维持生计，抄一页只能挣十个苏。他堪称严肃刻苦、淡泊名利的典范。正是他个人生活上的这种自尊，使他赢得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爱戴。正是这种自尊心，加上他的著作，激励了伟大的雅各宾党人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及其同道们。

1752年，卢梭的一部歌舞喜剧《乡村卜者》被搬上舞台，紧接着他的另一部喜剧《纳尔西斯》也获得公演。《纳尔西斯》的序幕鲜明地表述了他的第一篇论文的思想观点。他拒绝接受国王为奖励《乡村卜者》演出成功而赐予的年金。

1753年，卢梭再次应征第戎学院的征文竞赛，撰写了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下简称《论不平等》后面我们就要对这篇文章专门加以分析)。随后他去了一趟日内瓦，在那里，他又皈依了加尔文教。

卢梭对巴黎的生活感到厌倦，于是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安排，住进她在舍弗莱特堡花园中的一间被称作隐修斋的园丁住房。就是在这里，卢梭与百科全书派的矛盾日趋激化。批评家大多用一些个人原因来解释这次决裂，如卢梭的敏感、多疑和强迫性躁狂症，狄德罗的冒失行为以及格里姆的阴谋诡计。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很可能把当事人思想意识方面的深层原因给掩盖了。但是，批评家的天职就是排除流言蜚语，以找出他们之间冲突的真正根源。这种冲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卢梭代表广大民主派群众的利益。民主派群众更具革命性，但他们没有一个积极的经

济纲领，只是躲避在空想中。而百科全书派中的激进派（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和温和的一翼（伏尔泰）都提出了资产阶级的进步纲领。

1758年，卢梭与埃皮奈夫人绝交，搬到蒙莫朗西的一所小房子里去住。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作品最多的时期。

首先发表的是《致达朗伯论戏剧的信》。这封信促使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彻底决裂。他在信中并没有反对一般的艺术，也没有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戏剧。他多次表明他相信，如果社会制度不再以社会不平等为基础，艺术确实能有益于道德。艺术应当有道德和政治的内容。他之所以攻击古典戏剧，是因为他从中只看到贵族艺术。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但是为了开辟通向人民艺术的道路，这种偏颇也是必要的。信的末尾提出了一项关于人民和公民节日的规划。后来在大革命时期，人们采纳了这个规划。由大卫规划的重大革命节日都能从卢梭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1761年和1762年卢梭有三部最重要的著作相继问世：《新爱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三部著作都具有教化的性质。在此之前，卢梭一直是在揭露在以财富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中，他所处的时代的人类堕落的原因；现在，他把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后的新人展现在同时代人的面前了。《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一个平等的民主社会的原则。在那个社会中，人们成为受美德激励的公民，即都是爱国者。

《新爱洛伊丝》针对贵族的腐朽，提出了一种理想的资产阶级家庭美德，针对奸情和淫荡行为，倡导一种更圣洁的情感生活。

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卢梭还深刻地感到，要创建一个比较美好的社会，就必须改造个人，为此，他在《爱弥儿》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符合自然法则的教育方法。

这三部著作的思想相互连贯，前后呼应，好像在落实一项宏大的计划。

但是，卢梭思想中固有的矛盾，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固有的矛盾，在这三部著作中随处可见，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

出。不过，在这篇简要的传记里，我们只想指出这三部伟大著作各自的历史意义。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关于政治权利的论著，抽象难懂，枯燥乏味，但它是一部宣扬主权在民原则的最深刻最透彻的著作。每个公民要确保自己的自由，就要服从公意的最高指挥；这种公意，只表达人民的意志。卢梭把主权者，也就是公意，与负责执行法律的政府区分开来。然而，这里产生了困难，因为卢梭仍然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不考虑消灭私有制。既然存在着富人和穷人，那么又怎能防止富人攫取政府的权力、违背公意呢？这个难题靠资产阶级思想是无法解决的，于是卢梭就只好借助空想来脱身了。他宣扬财富的平等，赞扬各种阻止工商业发展的反奢侈立法。他预感到这些手段可能软弱无力，最终便求助于一种国教来巩固他所构想的国家。

在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看来，再没有比《社会契约论》更重要的著作了。他们把它奉为公民美德和爱国主义的教科书。也没有比卢梭的思想更远离世界主义的思想了。正是在《社会契约论》中，人们最清楚地看到了1789年以前的爱国主义与共和精神的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卢梭断言，既然所有公民都把全部权力托付给了主权者，那么为了维护自由，主权者应当拥有无限权力。这就为以后的雅各宾党人提供了推行革命恐怖政策的依据。当然，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最后，《社会契约论》提出的公民宗教理论为罗伯斯庇尔创立对最高存在的崇拜提供了依据。

教育学论著《爱弥儿》曾起过进步作用。尤其当人们把卢梭的思想与当时的学校所实行的那种教育方法加以对照时，就能看出它的进步意义。当时，大部分学校都被耶稣会士把持着，直到1762年他们被驱逐之前都是如此。卢梭效法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要求个人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全面发展。他要求

实行一种具体的教育方法，尽可能用直接观察事物来代替书本教育，科学将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爱弥儿学了一门手艺，因为“我们将面临危机状态，革命时代就要到来”<sup>①</sup>，任何社会地位都不再是稳定不变的。这种教育方法所基于的原则是：应当发挥儿童的个性，尊重儿童的优良天赋，使他摒弃任何偏见，摒弃任何没有理性基础的传统观念。总之，应当把儿童培养成能够自主地进行判断的人。这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也许正是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思想上的矛盾和他好幻想的性格表现得最为彻底。首先，他要求教育方法具有培养新人的作用。这不过是一种空想，因为，由谁来培养新人呢？教育方法要具有革命性，首先应该教育教育者。我们在此发现了18世纪的哲学家们的唯心主义：他们认为是思想在支配世界，因此，要想改造社会，就必须先改造个人。

其次，卢梭想为社会生活培养出保留了自然人所有品质的人。为了使爱弥儿能够更好地抵御充满各种邪恶的社会的侵蚀，至少要让他与世隔绝地成长到15岁。卢梭打算让爱弥儿成为一个更有教养、没有偏见，甚至能够为了自由而组织斗争的公民，就像我们在《爱弥儿》的续篇《爱弥儿与索菲或独居者》<sup>②</sup>中所看到的那样，但同时他又能自食其力，不需要任何人帮助。

我们认为，卢梭此时正在资产阶级的公民爱国心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公民爱国心后来在雅各宾党人的英雄空想主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则是在竞争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卢梭在此彻底暴露出资产阶级的固有本性，他是无法超越这些矛盾的本性的，因为这种超越只能由现代无产阶级来实现。

<sup>①</sup> 《爱弥儿》，468页。

<sup>②</sup> 《爱弥儿》，920—923页。